百年老店的糟货



沈嘉禄 专栏作家 Columnist 爱好美食和收藏

石库门弄堂的夏日生活,是开放的市井风情。 底楼的朋友喜欢将小桌子摆到弄堂里,一家人坐 在小凳子上吃饭,小桌上有啥小菜左邻右舍一目 了然。如有糟货登盘,那就比较"扎台型"了。

上海煮妇知道, 百样吃食皆可入糟。白斩鸡、 鸡脚爪、猪舌、猪肚、猪耳朵、猪头肉、带鱼、小 黄鱼等等, 煮熟或煎熟了, 冷却后在糟卤里一浸, 两三小时后奇迹就出现了, 不仅荤腥油腻尽消, 芬芳馥郁的糟卤还能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

糟货的芳香,在我小时候就深深地植入大脑。 八仙桥龙门路有一家老人和, 西藏中路大世界对

面有一家马詠斋, 两家老字号 每到夏季就要供应糟货, 品质 上乘,有口皆碑。星期天或临时 来了客人,老爸就差我去买糟 猪头肉、糟猪脚, 五角钱可买一 大碗, 再兜头浇上一勺糟卤, 回 到家里开两瓶冰啤酒,泡沫喷 涌而出, 啊呀, 真是神仙过的日 脚。糟鸡、糟鹅只能偶尔为之。

后来, 西藏中路拓宽, 马 詠斋不知去向,八仙桥功能提升,老人和也闷声 不响地搬走了。还有西藏中路老字号同泰祥,糟 货亦是极好的, 小时候亲戚请客, 让我吃到了糟 肉和糟鹅,糟香浓郁,肥而不腻。后来也因为市 政建设之故, 百年老店湾爪不留, 杳如黄鹤。

几年前听说老人和满血复活, 在打浦路和淮 海中路各开了一家。上周朋友请我去打浦路老人 和吃饭, 欣然而往。这家老人和与以前开在重庆 南路的沧浪亭"联体"了。沧浪亭供应馄饨、馒头、 冷面以及盒饭,价廉物美,很受周边群众与出租 车司机的欢迎。老人和则以本帮菜和糟货体现百 年老店的存在价值。

那时候,我老家离八仙桥也就一箭之遥,老人 和开在八仙桥的龙门路、金陵中路口, 店面不大, 貌不惊人, 却是本帮菜馆的鼻祖, 创建于清嘉庆年 间,一开始在老城厢的馆驿街、方浜中路口,也就 是城隍庙的斜对面。论资格, 比上海老饭店还老呢。

大约在抗战前后,老人和才搬到八仙桥来了。 这是一位老上海告诉我的。据说当年家住八仙桥 均培里的黑老大"麻皮金荣"也是老人和的常客, 曾经有一帮小泼皮在老人和吃白食, 还经常酒后 滋事。黄金荣想这是我的地盘, 怎容你们这帮小 赤佬胡天野地?于是去老人和压场面。小泼皮看 到黑老大坐在八仙桌前,一把油纸折扇一壶茶,"来 来来, 吃茶!"吓得屁滚尿流, 从此太平。

在我印象里,老人和比附近的鸿兴馆稍稍大

一点, 本帮风味有素什锦、咸 肉豆腐汤、大白蹄等。时鲜货则 有春笋鳝糊、油焖笋、清蒸鲥 鱼、蟹粉豆腐、红烧甲鱼等。而 最为附近居民看重的是糟货。

今天,老人和的糟货一年 四季都有供应, 在传统品种糟 猪脚、糟鸡爪、糟肚、糟肉、 糟门腔、糟鸡、糟素鸡、糟毛 豆等之外,还与时俱进地开发

了糟小龙虾、糟基围虾等。老人和的糟卤也是自 己吊的, 用原坛的绍兴加饭酒, 加最好的黄酒糟, 按一斤黄酒四斤酒糟的比例捏匀,再加盐、糖和 辛香料, 其中画龙点睛的糖桂花是不可少的, 然 后装入布袋后悬空吊一夜天, 滴成糟卤原液。在 此基础上再进行勾兑, 浸渍各种食物使之成为江 南美味。

这天我们品尝了几样荤素糟货,外脆里酥, 糟香馥郁, 不失本味, 百年老店, 风韵犹存! 现 在不少以所谓"融合菜"行走江湖的餐饮新贵, 造型拗得雾雨雷电、风情万种, 出品却令人失望。 百年老店有独门秘技,有看家菜,但装潢、服务、 研发等方面落后于形势, 未免有人老珠黄之憾, 又在国有体制羽翼下苟活。如何"咸与维新", 春风再度, 也是一个老话题啦。 [4]